

龍舟與劍

不知不覺，這個雜文專欄已寫了兩年有餘，和讀者群結緣非淺。在此間，我自問筆耕得很投入，亦因之收穫了許多成功感。不過，我寫雜文畢竟是半路出家，或許很多讀者都不曉得，我的本行是寫小說。

我的新書——小說集《龍舟與劍》在香港出版了。屈指算來，我已去國十九年。如此光陰，一粒沙礫也會在蚌殼裏長成珍珠；一塊石板也會被水珠滴穿；一顆種子也會長成大樹。若論結繩記事、刻木記年，一九八九就是我解不開的死結，也是樹身最深的那道刻痕。我忘不了那個無眠的夜晚，忘不了衝天而起的大火，以及光與影中北京城最後的輪廓……

從此我離開了母國，有如一葉扁舟蕩向不可知的未來。是香港給了我繫纜停泊的港灣，給了我重新啟碇遠航的碼頭。及至抵埠美國，我茫然四顧，發現自己身無長物，只帶着自己的語言。如果這世界上有甚麼是我永遠放不下的，那就是母語寫作。

這部新書《龍舟與劍》，收錄了中篇小說《紫雲硯》、《龍舟與劍》；長篇小說《黑白之道》；短篇小說《睡獅》、《北京馬拉松》。有寫南粵西江流域的，有寫海南島五指山的，有寫廣州和寫北京的——這都是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。母國的歲月河山，已化為我生命年輪裏色澤最深的紋路。我

在中國大陸生活了三十七年，足以在腦質層裏伸展出龐大的文化根系，西江逝波，瓊崖林莽，悠遠濤聲晝夜拍擊着我的記憶與想像。

當年上山下鄉當知青，我在西江水鄉一間老屋的閣樓上，在五指山中茅寮的油燈下，小說寫作是點燃生命的一根火柴。其後人生行旅山重水復，我卻再也沒有走出文學的原野。

我還發現，每一代人都有屬於自己那個年代的「結繩記事」，那些解不開的情結。譬如說，我和八旬高齡的父母，有許多集體回憶是兩代人重疊的，但是一刻木紀年」的深淺各有不同。他們最刻骨銘心的不是大躍進、反右和文革，而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八年抗戰。而我最魂牽夢縈的不是知青歲月 and 改革開放，而是一九八九。

於是我悟出，一個人的記憶繩結，未必非要和大苦難或者大歡樂纏繞不清，而在於他生命中最神聖最美麗的部份是怎樣點燃的。

在《龍舟與劍》的多篇小說中，我寫到了父輩，再現了民族存亡的烽火歲月；也寫到了我自己以及我們這輩人的集體回憶。於是「我寫故我在」。在語言文字的流淌中，我儼然回到了故鄉，在那裏呼吸與行走。

不管人在何方，只要有筆和紙，那裏就是我的中國。